

# 当代中国的环境美学：东西方对话

##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in China: East-West Dialogue

霍姆斯·罗尔斯顿

Holmes Rolston III

时至今日，那种认为东方源自于西方的观念显然已经大大地落伍了。尽管有过六次访问中国的经历，但我发现，作为一个西方人我并不能为中国环境美学的发展提供什么灵丹妙药。鉴于我一直在思考和研究环境美学，也发表过一些研究成果，所以或许我能够提出一些富有探讨价值的问题。我希望，这些问题能够促使你更为深入地思考环境美学，同时我也深信，你对这些问题的回应一定会让我受益良多，并促使我更好地思考环境美学所面临的关键问题。

### 艺术与自然：能否把中国的风景视为艺术作品？

在西方，所谓的环境美学通常倾向于指涉自然环境而非人工的建筑物。大峡谷、大提顿国家公园或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自然风光与凤凰城、圣路易斯或洛杉矶之类的城市风景迥然不同。尽管我们都能明确地区分自然审美和艺术审美，但或许只有中国的风景才称得上是真正的艺术作品。人类和自然在一种创造性的动

态系统中共同运行，使各种不同的元素互相支持、互相促进，从而创造出一个更加美丽的中国。儒家世界观认为人类负有改造自然、丰富自然的责任。所以，艺术和自然并非两个完全不同的范畴，而是一种人类

对变动不居的自然风光进行不断地改造与重构的关系。中国的环境美学推崇人性化的自然之美。

随着工业革命和现代技术的降临，人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大时代，这是当今西方人最为关注的观点之一。未来是一个所谓的“人类世”时代（Anthropocene Epoch），人类主导着风景。对此，你可能会说，中国的“人类世”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而在科罗拉多，很多年长者依然记得他们的父辈或祖辈是第一批定居在这个原生自然环境的欧洲人。中国有文字记载的

历史至少有五六千年之多，从那时起就已经开始由人来改造自然风景了。因此，所谓的风景，一直以来都是人类与其周围自然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中国人不仅把风景看作是一种艺术作品，还把它理解为自然的演化过程。也许西方的未来也会变成这样，但在中

霍姆斯·罗尔斯顿（Holmes Rolston III），美国科罗拉多州立大学杰出教授、荣誉哲学教授，美国环境伦理学奠基者，曾获爱丁堡大学博士，研究兴趣为环境伦理学、生物学哲学、科学与宗教，近著有《三次大爆炸：物质能源、生命、思想；基因、起源和上帝；哲学走向野性，环境伦理，科学与宗教——一项批判性考察》（*Three Big Bangs: Matter-Energy, Life, Mind, Genes, Genesis and God, Philosophy Gone Wild, Environmental Ethics, Science and Religion: A Critical Surve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和《保存自然的价值》（*Conserving Natural Value*,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4）等。Email: holmes.rolston@colostate.edu

国,这种思想不仅存在于历史之中,而且也始终贯穿在现当代。

## 城市、乡村、荒野:中国人是否拥有3D式的审美体验?

人类需要让自己成为我所说的具有城市、乡村、荒野3D式审美体验的人。这种思想可以用一个有两个焦点的椭圆图来说明,其中一个焦点代表自然,另一个焦点代表城市,椭圆中既有自然为主导的区域,也有以文化为主导的区域,但大部分区域是荒野与城市的混合体。有时也可以把这种思想比喻为一个向外扩张的同心圆,从自我扩张至人类社会,从乡村扩张至国家,而自然则处于同心圆的最外围。这种观念与儒家的社会由内向外扩展,即从家庭扩展至社区、再扩展至国家乃至世界的思想颇有相近之处。有关研究成果揭示,东西方学者关于景观的偏好并无显著的差异(Yu 1995)。

地球上的某些地方,比如伦敦或纽约,其风景以城市为主,因此,那里的居民往往缺少对乡村或荒野风景的审美体验;而另一些地方,比如堪萨斯州或内布拉斯加州,其风景则以乡村为主,那里的居民则对荒野或城市风景缺乏审美体验。如果我们想真正地享受生命的愉悦,就应该有机会去体验这三种审美方式:城市,乡村和荒野。我在科罗拉多州就可以轻松享有这三种审美方式。我住在城市,可以开车去丹佛——一个更大的城市,在路上就可以享受到乡村风光。我也可以走另一条路,开车两小时,在落基山国家公园的荒野中长时间地沉浸于自然美景之中。即使像丹佛这样拥有两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其西面的天际线(埃文斯山荒野)上,仍然有矗立着的高山和荒野。如果天气晴朗,人们就可以看到南边的派克峰和北边的朗峰。丹佛的城市风

景,不像纽约或费城那样被摩天大楼所主宰。走出去,眺望西方,可以看见天际线上音符般起伏的十四座高峰;在那样的环境下,摩天大楼就显得毫不起眼了。

那么,中国的情况又是如何呢?中国是一个大国,毫无疑问具备这三种审美形式。但现在的中国,大量的人口已经从农村迁至城市。那么对中国的城市居民来说,同时享有3D式的审美体验是否变得越来越困难呢?

然而,你也许会如此争辩:倘若中国人已经具有了对乡村自然风光的审美体验,他们真的还需要对荒野自然的审美体验吗?尽管我们不可能在那里生活,但是,我们在荒野中所经历的一切是我们生存的根本基础。在荒野中,我们能够深入地体验生态系统的博大和久远,并情不自禁地对此发出由衷的惊叹。生态圈的核心“事物”——森林和天空、阳光和雨水、河流和土地、山丘和峰峦、季节循环、动植物群落、水文循环、光合作用、土壤肥力、食物链、遗传密码、物种的形成和繁衍、遗传和变异、生与死以及重生——它们在人类出现之前就早已存在。森林的活力及其组织结构并非来自人类的思维,原始森林是与人类文明完全不同的事物,它是永恒的自然所赐予的,是能够支持其他一切事物存在的根据与表征。诸如此类的审美体验,对我们非常重要。在科罗拉多,我可以经常享有这种审美体验。我甚至认为,中国人比美国人更需要这种审美体验。如果中国人希望自己成为一个具有3D式审美体验的人,那么他们最缺乏的就是这种对自然荒野风光的审美体验。

无论在农村或是城市,自然无处不在。因此,西方人往往更精确地把自然表达为“自发的原生自然”。道家常常称之为所谓“自在”,其意义非常接近于“荒野”或所谓

的“自主的自然”。有时候,我们说人应该“顺其自然”,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顺流而下,而非逆流而上。这在某种程度上与道家的“无为”思想相类似,即倡导“无为”,顺应事物的发展本性,从而达到你预期的目标。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常这样说:依自然而行动(act naturally)。但是,我们常常不知道如何才能做到“依自然而行动”,也不知道这是否是一种正确的观念。它有时正确,有时却不正确。中国人是否也在寻求“依自然而行动”的审美境界呢?

在不同的国家,城市、乡村和荒野这三种风景的重要性是各不相同的。即使是原生态的自然风景,美国人都能根据头脑中的荒野观念赋予其文化意义。对此,也许你会说,在中国,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重点是在农业、农村中把艺术和自然有机融合起来(Chen 2015, pp.141-159, 186-227)。中国占主导地位的风景是人工景观。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中国的人口主要在农村,农业生产鼓励农技运用,如兴修水利、灌溉稻田,那么,这种治水行为是选择逆流而动,还是顺流而下?在过去的千百年里,帝国统治者一直在积极地改造着自然环境,比如水渠灌溉工程和防洪工程的建设。当自然环境不能很好满足人类的生存条件时,人类就不得不去征服和改造自然。这种想法是否把自然视为人类的“定位储备”(standing reserve, 马丁·海德格尔语),主张人类必须征服自然?

儒家认为人与自然应该和谐相处。人类通过消除自然中的不和谐因素以达到和谐,这与西方社会通过消除错误以求得真理的思想是相通的。儒家思想不主张机械的同一,倡导事物的差异性和多样性,其前提是差异性和多样性在整体中能够和谐相处,相得益彰,比如烹饪或音乐,就应该充分考虑利用差异性和多样性。这实际上是

将不同的事物整合为一个和谐的统一体。农民必须熟稔适应季节的流转和自然节奏的变换,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生产必须以保护生态系统良好为前提。

对此也许你会说,那些管理着田地和农业风景的中国农民,一定会从他们视角出发,从其中获得有意义的审美体验。面对稻田,你会有什么样的审美体验?美国有些地方也种植水稻(美国南部、墨西哥湾沿岸和加利福尼亚)。但落基山脉以西没有种植水稻,是不是我们就无法享受在中国才能享有的独特美景呢?美国有广阔的麦田和玉米地,果实累累的平原也是一大美景。有趣的是,这种美景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为了避免土壤侵蚀而实施的梯地耕作大大丰富了平原的美景,这种流动的曲线虽然是人类介入的结果,但确实使平缓单调的平原具有了自然曲线之美。

同样,我们已经建造了很多改变自然风貌的水库大坝。但那些水库水量日益下降,时至今日很少有蓄满水的水库,这种情况对自然景观来说简直就是一场灾难。当然,也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并得出结论:如果我们尊重生命,那么水就是我们的生命线,为了人类的繁衍与昌盛,通过建筑水库大坝而保护和管理水资源,与任由河流在大地上无障碍地自由流动,都是尊重生命的一种方式。农村风光之所以美,那是因为它很好地体现了人类为了生存而有计划地改造自然的过程。中国和美国都要面对日益加速的高度的农业工业化进程对自然环境的威胁,这就提出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很有可能失去对自己家园和农业景观进行审美体验的可能。如果认为某些农耕实践是不可持续的,那么由此产生的农业景观能否给我们带来审美愉悦?中国是否具有向有机农业发展的趋势?有机农业是否让人有更好的审美愉悦?

人们需要有对城市的审美体验，以使自己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但我们所希望的城市也可以充满自然的元素。有人经常批评我无视城市的环境伦理。中国能否更好地把自然与城市有机地结合起来？在美国，我们不难发现，绿色设计、城市公园、种植大型植物的建筑物、街道上的树木、开放的空间等，为城市居民提供了更好的工作环境和更多的幸福感。

现在，你还能找到开放的空间和公园吗？你还有脚踏大地、头顶蓝天（而不是被钢筋混凝土高楼大厦所包围的）那种审美体验吗？你那里有树吗？有在春天会（就如深受美国人喜爱，盛开在华盛顿的日本樱花那样）盛开鲜花的树林和灌木丛吗？你那里有绿色空间吗？那里安全吗？有些城市设计者经常会建造一些适合游行和庆祝活动的大型开放广场。这些广场是绿色的吗？城市建设规划者是否会思考：建设怎样的城市，才能够更好帮助居民更有责任地开展环境保护行动——例如，在流经城市的河流两旁建设游人步道和绿地。

上次访问中国期间，我在武汉住了十天。武汉位于长江和汉江交汇处。接待我们的是一位名叫陈衡衡的大学老师，他赞赏武汉把河流桥梁融入城市的建筑和环境理念：“这座桥的一端是蛇山（佘山）和武昌黄鹤楼，另一端是著名的龟山和汉阳电视塔，这无疑是武汉景观的重要组成部分，将这个城市最有特色的东西融入到一个圆融、宏伟、壮丽的整体中去”（Chen 2015, p. 242）。中国的河流会经常洪水泛滥，而洪水泛滥过的冲积平原是不适合建造建筑物的。所以武汉应该是中国人在城市中享受自然风光的最佳典型。

城镇应当与自然融合并突出自然的特征。有些地区，如盐湖城、西雅图、旧金山、爱丁堡、威尼斯或开普敦等，因为地理位置

的缘故，自然风光近在眼前，但在亚特兰大或圣路易斯或伦敦，则是另外一种情形。巴黎尽管有一条河，但这座城市并没有显著的自然特征，所以巴黎人在城市中修建了大量的公园和花园。新加坡则以建设“花园城市”为荣。中国有悠久的园林传统，是人类艺术与自然风光完美结合的典范（Chen 2015, pp. 109–140），我们是否应该将园林视为中国环境美学的主要表达形式？现代的中国还有园林城市吗（Chen 2015, pp. 243–258）？

## 择地而居：中国是不是跟地球上其他地方不一样？

美丽的风景一定会让人产生归属感：我心安处即我家。归属感会使人对身边的美景产生持久的渴望。这就是所谓的“恋地情结”（Tuan 1974）。任何人都需要一种这是“我的家”的感觉，需要一种让人持续产生关怀和爱意的美景。英国人热爱乡村。美国人唱起“美丽的美国”使人激动万分。美国人热爱谢南多厄河谷、切萨皮克湾、科德角、五大湖、俄亥俄河、内华达群山、阿迪朗达克山脉、西南沙漠、太平洋西北部和落基山。俄克拉荷马州人高声歌唱：“我知道我属于这片土地，我们所属的土地是多么的伟大！”（Richard Rodgers 和 Oscar Hammerstein 的《俄克拉荷马！》）。蒙大拿州的名字来自它的山脉，自称“昊天之乡”。西弗吉尼亚州则被称为“大山妈妈”。怀俄明州因其梦幻般的景色、开阔的平原和高山及独特的牛仔文化，声称自己的州是“地球上独一无二的”。中国人对自然也有一种强烈的“在家”的意识。“家的感觉代表了对环境的最高认同”（Chen 2015, pp. 75, 61–108）。难道中国与世界上其他地方不一样？

我们在管理这样一些地方时，难道不应该对这些地方在人类定居之前就已具有

的价值给予足够关注?上述这种对环境的伦理需求,缘于我们确实需要构建一种对家乡的归属感;但我们也需要一种自己居住于这些景观之中的存在感。在西方经常出现这样的呼声:拯救自然!但在中国,依据儒家思想,与其说拯救自然,不如说寻求宜居之所,与环境和谐相处(天人合一,自然天空)(Chen 2015, pp. 24-25; Yao 2014)。正如孔子所说:“仁者乐山,智者乐水”(《论语·雍也》)。或许,你还可以用道家的风水或阴阳调和的理念将建筑与自然环境相融合。这会有助于实现陈望衡所希望的境界:“工程项目应该首要考虑自然景观并与之协调”(Chen 2015, p.268)。

虽然至少在理念上,我们倡导与自然特征相融合的景观,但同时我们所喜欢的似乎只是“人性化自然”。“塑造自然环境及其美景的人性化自然,已经成为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此外,自然界的方方面面都直接或间接与人类紧密相关,地球是如此的‘人性化’,以至于它已经变成了人类所属物。因此,环境之美本身就非常依赖于人类的活动”(Chen 2015, p.67)。

在西方,我们一直在追问:究竟是人类从属于自然,还是人类可以脱离自然而存在?这个问题对中国人来说显然不成问题。杜维明说:

中国人……认同自我存在的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因此,人们所体验的审美情趣不再是个人的私人感觉,而是“内心感受与外在场景的和谐融合”……我们不会以一种脱离自然、漠不关心的态度来研究自然。我们所做的就是运用我们的感官知觉和概念体系,这样我们才能敏锐地反映自然,并让自己充分地融入大自然。

(Tu 1998, p.106, p.118)

如果你有这样的思想,那么也许你的世界观中有一些西方人所缺乏的文化理念。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独立于自然而存在,人类和自然在本体论上并非分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当中国人回溯历史时,会发现人类是无处不在的。在古代中国,甚至找不到没有人类身影存在的风景。中国的风景中总是有人类的参与,这种情形也许还存在于人类长期居住的非洲以及欧洲部分地区。美国人很难认同和接受这种把人类与自然相结合的景观,特别是在我居住的美国西部地区。也许,如果我生活在一个父亲和祖父曾经生活过的肯塔基州的种植园中,那么这种归属感会更好地丰富我的审美体验。

儒家的世界观有时被看作是“人类的宇宙观”或“天人合一”。人类,以其意识和良知作为宇宙存在的具体体现,是生命链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个生命链包含着天、地及其他无数事物(Tu 2010)。人类可以在他们的经历中体会到构成宇宙的重要力量:“气”。

但对西方人来说,要体会到“天人合一”的感觉有点困难。自然就在我们面前,是的,我们把自然等同于我们的祖国、我们的故乡,但同时我们还需面对自然中没有人类存在的亘古岁月。我喜欢大峡谷。我穿过峡谷,渡过科罗拉多河,但在峡谷深处,我还是觉得自己是独立的主体,不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面前的自然是早于人类出现的远古存在。对于峡谷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人类都不是它的组成部分。如果我像往常一样来到怀俄明州的黄石国家公园,碰巧的话还可以看到狼正在捕杀麋鹿。虽然我并不反对一直进行的自然捕食活动,但我拒绝参与任何杀戮活动,更不想做猎物的捕食者。

像欧洲人一样,中国人来到美国,是为了看看他们所谓的“新世界”,他们认为自己来自“旧世界”。生活在落基山脉的人可能反对这一说法,并且庆幸自己所生活的地方仍然与原来的“旧世界”有诸多的联系。我们的风景中至今依稀可以看到很多的史前文化的古老而又永恒的世界遗迹。是的,中国是“旧世界”。但是如果你想要看到真正的“旧世界”,就来美国吧!我会带你去大峡谷的腹地。

当我们努力引导学生掌握关于地球生命进化的知识之时,我们会用一个能够显示 24 小时数字的时钟作比喻,告诉学生人类是在 24 小时中的最后几秒里才出现的。地球上的生命已经繁衍 35 亿年,而人类在地球上才存在 20 万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几乎是永恒存在的自然,而在这一永恒持续的过程中,人类却可能还没有占一席之地。如此说来,根据科学知识,我们确实不能理解中国的“天人合一”的宇宙观,因为在大部分的宇宙时空里,人类都是不在场的。

与此同时,现在也有所谓的“人择原理”。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科学家们发现了天文尺度事物与原子尺度事物之间存在着戏剧性的相互关系,正是这些相互关系使得宇宙有着一种“对用户友好”和“微调”的特性。诸如星系、恒星和行星的形成等天体物理现象非常依赖于微观的物理现象。反之,中等规模星体的复杂程度主要取决于微观尺度事物和天文尺度事物的相互作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曾经迷失在星空中的人类又回到了中心位置。鉴于人类所拥有的惊人思维能力,他们是宇宙中已知的最复杂生物,也是唯一能够了解地球上生命历史的物种。也许这就是我们平常所感受的生命力量——“气”。在这一问题上,东西方也许可以互相学习。

## 丑陋吗? 中国风景中的丑陋指的是什么?

你对中国的风景有负面评价吗? 这一问题可分为两个小问题: 一是什么是自然风景中的丑陋? 二是什么是作为艺术作品的景观中的丑陋? 儒家的理想是和谐。那么,在中国风景中,什么才是不和谐的呢?

### 自然中的丑陋

中国拥有长江、黄河等数量众多且自然条件得天独厚的大江大河、丰富的水源和肥沃的土壤。但这些河流也常常给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带来灾害。无数次的江河改道所带来的汹涌洪流,摧毁了成百上千的村庄,曾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其中多次最为严重的灾难在历史上都有记录。黄河所造成的死亡人数超过了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的河流。几千年来,人们一直在努力对其进行治理。这些伟大的河流是如何塑造中国风景的呢? 据说,中国农村人不太喜欢河流,因为河流看起来是野性的、朦胧的,预示着恶劣的天气。相比之下,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国人则认为,河流增加了人们的审美体验,因为它增加了风景自身的神秘感(Yu 1995)。

美国人常常认为河流是“野性的和风景优美的”。那么,当中国的河流因为防洪大坝而变得不那么野性之时,它们的风貌是否变得更加美丽了? 举个例子,你要判断: 中国最近完成的三峡大坝是导致了美的枯萎,还是开创了一种新的美学形式? 蓄水之美,与其说是河流之美,还不如说是湖泊之美。美国平原上的湖泊都是人工水库,与高山湖泊的风景形成鲜明对比,高山上的湖泊大多是冰川形成的或自然形成的湖泊。不过,大型水库确实引来了水禽: 鸭子、

秋沙鸭、各种大雁、成千上万的天鹅和秃鹰。当你失去了水坝上游的峡谷,你能在这替代品中发现新的美吗?

让我们看看孟子的思想:

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书》曰:“洚水警余。”洚水者,洪水也。使禹治之。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

……周公相武王……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

(《孟子·滕文公下》)

的确,在那样的环境下(和这些动物生活在一起),生活是很困难的。美国有山狮、熊和狼等动物,我们曾经也把它们赶走,但现在正在努力恢复。非洲人正在与生活在一起的大象和犀牛作斗争。印度人则面临着与老虎一起生活的挑战。中国人热爱自己住宅所在地的风景。那么,大洪水和大型食肉动物对中国人来说是丑陋的吗?

现在,我们很珍惜现存的那些独具魅力的大型动物。一头六角麋鹿确实令人印象深刻。当落基山公园中的动物发情时,会有成百上千的人去倾听公牛的号叫声,希望能看到一场动物打斗。运气好的话,你也会看到岩石上的大角羊,更幸运的是它可能是一头毛发卷曲的公羊。在黄石公园,我们把狼放回野生环境中,我们为成功恢复物种的正常生存环境而感到高兴,同时也为自己一个世纪前将狼群灭绝的行径感到羞耻。人们去黄石公园的一大期待,是看到灰熊。令人欣喜的是,现在除了灰熊,成千上万的参观者还在公园中看到了野生动物的终极象征:狼。也许只有已经不存在的物种——已经灭绝了的充满魅力的巨型动

物——才是真正丑陋的东西。

在中国的建筑环境中,什么是丑陋的?

城市的建设带来繁荣,也带来很多负面影响。中国的大气污染治理加速,因为之前的空气质量严重持续地下降,特别是在人口密集的城市化地区(Nielsen and Ho 2013; Chai 2015)。在视频《穹顶之下》当中,中国的天空由于污染而变得十分浑浊,以至于很多孩子几乎不知道天空是蓝色的,也从未见过白云,更没有见过星星(Chai 2015)。这部电影尽管得到了中国环保部门支持,但发表两天后因为访问量过大而宕机,说明人们的环保意识增强了。

中国所建设的城市可能商业上欣欣向荣,但这些城市的风景能让人产生多少的审美愉悦?陈望衡担忧,“由于城市建设中的不和谐,我们不难发现一种非常普遍的现象:那些引人注目的建筑物正在悄悄地破坏着城市的风景”(Chen 2015, p.62)。

中国的城市和风景中存在着多少垃圾?我在中国的旅行经历告诉我,有些城市确实遍布垃圾。美国西弗吉尼亚州有句谚语:“只有当你捡起自己的垃圾时,你才是真正站起来的人”。中国优秀的儒家学者、公务员和其他人也会捡起自身产生的垃圾吗?城市的路旁是风景还是垃圾?有多少美景因杂草入侵而变得丑陋不堪?

中国的森林已经被砍伐了很多,森林覆盖率约为14%,但仅有2%的原始森林保存完好。许多地方的森林都受到被砍伐的威胁,因为要为桉树种植让路。世界上庞大木制品消费国家和地区既驱动了对国内森林的砍伐,也因大量进口木材间接地破坏了其他地区的森林。中国正在进行大规模的植树造林工程,但惨遭砍伐后的森林,哪怕再种上了树,其景观也常是光秃秃的。森林砍伐会造成水土流失和土壤侵蚀,并可

能对下游尤其黄土性土壤的地区造成不利影响。因为对木材的需求会破坏自然的风景,这是否会导致丑陋的景观产生?在中国,正在开展由于过度放牧导致的沙漠化问题的治理。

中国幅员辽阔,地形多样,拥有超过7500种的野生动物,是除热带以外最具生物多样性的国家。但是,这些野生动物正承受着来自大量人口的压力。至少有840种动物因栖息地被破坏、环境污染以及为获取食物、皮毛和传统药材而进行的偷猎活动而受到威胁,甚至可能灭绝。濒危野生动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中国有数千个自然保护区,正在努力实施严格的生态保护。在中国,许多大型食肉动物已经很罕见。也许,失去了孟子所称赞的那些危险动物,会使中国的风景变得更加丑陋,而不是更加美丽。如果没有熊、山狮或狼,我所居住的落基山脉就不会那么美丽,尽管人们觉得和它们一起生活在同一个环境中很具有挑战性。

在中国文化中,鹤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一直以来象征着不朽。鹤外形高大,轻盈,善于飞行。丹顶鹤曾被中国国家林业局选为国家标志性动物的候选之一。在中国,这一旗舰物种的地位可与秃鹰这一物种在美国的地位相媲美。鹤曾是中国古代官袍上的标志,一直被中国的各个王朝用来表示官员的不同等级。人们盛赞鹤在飞行中所具有的不竭力量,因而以鹤的翅膀为护身符,希望自己具有永不枯竭的力量。美国有两种鹤。美国西部最壮观的场景之一就是成千上万沙丘鹤的迁徙飞行。而百日鹤是濒危物种名单上的一员。生态变迁对鹤的数量会有怎样的影响?中国有9种鹤,占世界总数的一半以上。它们在中国的自然和文化的和谐当中依旧“繁荣昌盛”。但鹤的真实生存状况良好吗?

## 环境美学和生态美学:美丽中国,生态中国

大部分去美国国家公园的游客是冲着欣赏风景来的,他们对自己眼前美景所隐藏的生态系统既没有意识,也谈不上兴趣。中国的山水可能风景秀丽如画,但这些欣赏风景的中国人,对这些美景的生态完整性有一丁点儿了解吗?他们喜欢在河边散步,但他们是否知道河水是否适合鱼的生存?人在里面游泳是否安全?在里面洗衣服是否会影响水质?饮用它是否安全?城市开发商和规划者设计城市景观时,是否知道和掌握河流、沼泽、森林、大山的生态临界点?规划师在城市建设过程中,是否会考虑这对自然过程会造成哪些破坏性的影响?

幸运的是,答案有时是肯定的。程相占称,生态审美有四个基本原则,这是科学知识的核心,是人与自然世界的“约定”。这四个基本原则驳斥了人类和自然的二元论,肯定了生态系统中生物多样性和生态健康的首要价值,以及环境伦理学对我们行动持续指导的重要性(Cheng 2013)。而程相占是一位广泛阅读西方环境伦理学和美学著作的学者。他接受西方社会环境美学必须从生态学角度出发来了解这一观点。当你欣赏风景的时候,你必须透过风景表面,发现那些隐藏的东西,看到这些风景背后的生态系统是否完整及其健康的关键所在。

中国仍然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尽管印度可能很快就会超过中国。在中国十几亿人当中,我们可以尝试调查每十个人中有几人具有这种生态审美意识?在美国,我们可能没有更高的比例,但如果你只问那些具有投票权的人或者那些完成高等教育的人,这个百分比可能会得到有效统计(Kempton, Boster and Hartley 1996)。也许



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中美是否把环境教育囊括到国家通识教育和高等教育之中?我们一直在努力做到这一点(Kellert 2005)。

近年来,中国在全球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而且排放量预计会继续增加(Nielsen and Ho 2013)。或许更合适的指标是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美国的人均排放量远远超过中国。但美国人有一部“大气保护法”,开发商都必须遵守该法。中国的规划会考虑到让天空更加晴朗(指空气清新)吗?要知道大规模工程建设项目已经对生态环境产生巨大影响。规划者是否充分地考虑了这种影响?最近的一项研究发现,中国沿海经济增长迅速,但同时沿海生态系统也在退化(He *et al.* 2014)。或许我们应该这样问:当中国人考虑他们周围的景观时,他们是否考虑过保护“生态系统服务”?陈望衡就认为,环境美学必须是一种生态文化(Chen 2015, p.13)。

## 环境美学与环境政策:美丽中国,拯救环境

中国的环境美学是否具有推动环境政策发生改变的力量?在美国,令人留恋难忘、强烈的对天然美景的审美体验是人们保护自然环境的根本力量。如果问人们为什么要保护大峡谷和大提顿山脉,那么他们一定会不加思索地回答:“因为它们美丽,因为它们宏伟壮观。”这是从“是”到“应该”的简单转变,根本不需要任何诫命,当然也无须别人敦促。美中不足的是我们可以开车去农村享受风景,看看路边的田野里随风舞动的小麦,体悟土壤和水是如何维持人类生命最基本的需要。当我们唱起“美丽的美利坚”,我们歌颂的是“果实累累的平原上,高高地耸立着的巍峨群山”。这是一首在科罗拉多

州最高山峰之一上写的赞歌。人类应该由衷地赞美和保护美丽的自然风光。生活必然会减少我们对自然美景、农村和荒野的审美体验,并使这种审美的内容变得越来越贫瘠。

生态之美通常被认为是一种高层次的享受,但实际上并没有明显的优先权:工作第一,风景第二。因此,任何审美伦理学都必须有强大的说服力,以免令人愉悦的风景被所谓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思想所替代。所以,我们同样希望审美伦理学能够充分地关注自然资源和其他支持生命的事物。森林能将二氧化碳转化为氧气,为我们提供饮用和灌溉水源,并有效地防止水土流失。如果人们能将上述这些论断综合起来——健康的生态系统、公共福利、资源效益和生命的审美质量——那么,关于美学和资源的论断将为环境保护提供充足的理由。

奥尔多·利奥波德,因在其土地伦理学中把责任和伦理联系起来而闻名于世:“任何事物,只有当它能够保护生物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美丽时,它才是正当的;反之,就是不正当的”(Leopold 1968, pp.223-224)。在利奥波德看来,尽管我们不能一味简单地强调令人愉悦的风景,但应该把它置于一种更为基本的生态学理由来说明,就如我们上文中讨论过的生态系统之美那样。唯有如此,美学才能真正地唤起人的责任。

但如果不能两者兼顾,而必须在美景与利益两者中取舍时,我们该如何选择?问题是现实中存在着许多与美学相对立的人类利益,这些利益有可能使人妥协,甚至牺牲美学价值。因此,我们应该坚定有力地强调环境美在环境政策中的重要性。人们确实不能依靠大提顿山或大峡谷谋生。但是,当我爬上提顿山小径,或进入到峡谷深处,或注视着遍布在沼泽地的鹤群时,这样的审美体验会使我们有一种深层次的融入

感——一种充实的存在感。人们正在以这样的审美方式创造着生活，而且不是为谋生才这样做。因此，我们发现，正是这种体验方式使我们走向自主或者说体现出独立的“自在”本性，它大大加深了我们本性中早已存在的对土地的敬畏感与责任感，最后我们发现自己已经被改变，有了比以前更为深刻的身份认同。

当我们居住的地方，大自然触手可及，并在我们的管辖之下，我们可能会这样想：自然之美对我们来说仅仅是一种愉悦的享受，因而保护它看起来并不是一件十分紧迫的任务。造成这种格式塔认知变化的原因是：有人认为，地在我脚下，天空在我头顶上；而在我看来，我们与环境是融为一体的。我把自己居住地的风景看作是自己的领地。这种认知引发了我对家乡环境的关注，关注它是否完整、是否稳定和是否美丽。我不再只对工作就业感兴趣，而是开始对身边美景，进而对环境政策感兴趣，尽管我需要工作，也希望美国能蓬勃发展。为此，即使可能牺牲一些工作机会，我们还是要保护自然。因为我是一个美国人，我热爱美丽的美国，如果失去那些雄伟的高山和物产丰富的平原，美国人民就不能蓬勃发展。

我们经常听见人们这样说：“我需要一份工作。但我们必须保护美丽的祖国，让国家繁荣。”是的，我们需要经济繁荣，但是，难道你愿意因此而让我们的气候变得更热、头顶没有蓝天？看看美国蒙大拿州的“昊天景观”，它的一半的美景源自天空：阳光从天空播撒而下，碧空万里，云卷云舒。你是否愿意为了经济繁荣而生活在一个充满无法呼吸的空气、有毒的土壤和河流、物种稀少、杂草丛生、垃圾遍地的环境之中？你愿意为此而牺牲生态环境？在持续发展之后，与曾经的美丽中国相比，

未来中国会变得更美好吗？

我们很少会赞美已经陷入僵化的美国国会最近几年在环保立法上所作出的贡献，但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就会发现，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的政府在环境立法问题上正在稳步向前推进。这些行为意味着国家对环境质量、环境价值、美丽景观、濒危物种、生物多样性、荒野或未开发土地的生产力、土地的多样性、可持续性以及子孙后代的重视。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自然资源，无论是只带给人们感官享受的，还是人类生存必需的，都是国之珍宝，它们并不只是可以交易的商品。举个小小的例子，《国家环境政策法》要求联邦政府的重大项目必须提供环境影响的详细分析报告和项目的替代方案。如今的环境监管和诉讼的力度已经大大增强，关于公众对公共土地使用的政府决策有很多争议，但环境美学一直未遭到此类困扰。

这些政治体制的剧烈变化，大部分不是由政治领导人发起的，而是由环保主义者和公民团体所引领的基层公众价值观的变化所引发的。政策的改变，充分反映了公民对环境伦理和价值观的重新认识。那么美国呢？美国有国家环境保护署这样的机构。这些机构得学会将环境美学纳入到规划之中。如果没有，我们的美学家和公民团体会因此提出抗议。

我为自己能够生活在落基山脉而感到由衷的幸福。我们这些后来者是这片土地的唯一审美者，如果连我们都不为这种壮丽的风景欢呼并且保护它，那我们还能寄希望于谁？如果我们的后代因为我们而失去本应拥有的美丽自然，那一定会令人扼腕叹息。如果中国也失去了美丽自然，同样会让人觉得十分遗憾！中国人在追求和谐美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他们擅长将事物融入到一个美丽的整体之中并使之高度和

谐。我希望而且你们也应当希望,让这种理念能够真正地主导未来的中国环境美学。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国才会真正繁荣起来。而我们西方人才能在与东方的对话中吸取更多有益的经验。

[吴伟赋译]

## References (参考文献)

- BERLEANT, A., 2012. *Aesthetics Beyond the Arts: New and Recent Essays* (contains "Nature and Habitation in a Chinese Garden"), Hampshire: Ashgate.
- CHAI, Jing, 2015. Under the Dome. Video. <https://m.youtube.com/watch?list=PLxU79dQZwwJpkEaR1jM8iJQS0L9iMopog&v=PjHyAl0h4t8>
- CHEN, W., 2015. *Chines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New York: Routledge.
- CHENG, X., 2013. "On the Four Keystones of Ecological Aesthetic Appreciation," in Simon C. Estok and Won-Chung Kim, *East Asian Ecocriticism: A Critical Reader*,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CHENG, X., 2010. "Ecoaesthetics and Ecocriticism,"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in Literature and Environment* 14 (4) (Autumn): 785-789.
- CONFUCIUS, 1971. *Confucius: Confucian Analects, The Great Learning & The Doctrine of the Golden Mean*, translated by James Legge, Mineola, NY: Dover Publications.
- HE, Q. et al., 2014.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Coastal Ecosystem Change in China," *Scientific Reports* 4(5995): 1-9. DOI: 10.1038/srep05995.
- KELLERT, S.R., 2005. *Building for Life: Design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Human-Nature Connection*,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Kempton, W., BOSTER, J. and HARTLEY, J., 1996. *Environmental Values in American Culture*,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 LEOPOLD, A., 1968. *A Sand County Almanac*,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ENCIUS (translated by Bryan W. Van Norden), 2005. "Mengzi (Mencius)," in Philip J. Ivanhoe and Bryan Van Norden (ed.) *Readings in Classical Chinese Philosophy*, pp. 115-159. Indianapolis: Hackett Publishing Co.
- NIELSEN, C.P. and HO, M.S. (eds.), 2013. *Clearer Skies over China: Reconciling Air Quality, Climate, and Economic Goals*,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TU, W., 1998. "The Continuity of Being: Chinese Visions of Nature," in Mary Evelyn Tucker and John Berthrong (eds.) *Confucianism and Ecology: The Interrelation of Heaven, Earth, and Humans*, Harvard, M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TU, W., 2010. "An 'Anthropocosmic' Perspective on Creativity," *Procedia 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 7305-7311.
- TUAN, Y.-F., 1974. *Topophilia: A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erception, Attitudes and Value*, Eng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 YU, K., 1995. "Cultural Variations in Landscape Preference: Comparisons among Chinese Sub-groups and Western Design Experts,"

- Landscape and Urban Planning* 32: 107–126.
- WANG, X. and CHENG, X., 2011. “Contribution of Ecological Aesthetics to Urban Plann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ety Systems Science* 3(3): 203–216.
- WEE, C., 2009. “Mencius and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Environmental Ethics* 31: 359–374.
- WONG, P.-H., 2015. “Confucian Environmental Ethics, Climate Engineering, and the ‘Playing God’ Argument,” *Zygon* 50: 28–41.
- YAO, X., 2014. “An Eco-Ethical Interpretation of Confucian Tianren Heyi,” *Frontiers of Philosophy in China* 9: 570–585.

## 环境人文学在生态文明中的作用

韩允祯

环境人文学是人文学科对全球生态危机的回应,也是人文学科理论发展的结果。它们的出现,已经成为人与环境、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桥梁。然而,由于范围广泛且需求各不相同,学术认同和挑战是复杂和难以应对的。关于环境人文学的定义、研究课题和方法论的讨论仍在取得进展当中,但有一点很明显:“现在我们的希望是人文学科”。为了把握环境人文学的轮廓,本文考察了生态批评的理论进程,这一进程将生态思想作为方法论来分析文学和文化的文本,说明针对“人类世”概念的环境人文学的研究课题,并介绍欧美国环境人文学研究机构的现状。仍处在发展早期阶段的环境人文学能否成为可实践的研究来克服生态危机,取决于相关学科之间相互合作的认真程度。

[杜 玥译]

## 当代中国的环境美学:东西方对话

霍姆斯·罗尔斯顿

那种认为东方源自西方的观念显然已经大大地落伍了。尽管笔者有过六次访问中国的经历,但笔者发现,作为西方人,本人并不能为中国环境美学的发展提供什么灵丹妙药。不过笔者感觉自己能够提出一些富有探讨价值的问题:在艺术与自然方面,能否把中国的风景视为艺术作品?从城市、乡村、荒野方面看,中国人是否拥有3D式的审美体验?就择地而居而论,中国是不是跟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不一样?中国风景中的丑陋指的是什么?如何看待“美丽中

国”、“生态中国”的说法?如何看待环境美学与中国的环境政策?通过回答这些问题,笔者认为,中国人在追求和谐美方面具有悠久的传统,他们擅长将事物融入一个美丽的整体之中并使之高度和谐。笔者希望这种理念能够真正地主导未来的中国环境美学。只有到那个时候,中国才会真正繁荣起来,西方人才能在与东方的对话中吸取更多有益的经验。

[吴伟赋译]

## 生态文明建设视域下的新时代中国生态环境治理

邰庆治

2012年前后以来的生态文明建设国家战略及其贯彻实施,已经在相当程度上重塑了当代中国生态环境治理实践的整体背景和话语语境。以江西抚州为例的“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体制机制探索创新尤其表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体系化理念、目标与进路框架统摄之下的生态环境治理,不仅意味着将逐渐构建起一个现代化的专业、高效和协调的全社会治理体系及其相应能力,而且会开启或导向一系列同时具有生态主义意蕴和社会主义发展潜能的制度创新或政策举措。因而,这样一种“时代大势”不太可能由于2019—2020年爆发的全球新冠疫情干扰而发生逆转。





Rolston spoke to China group at CSU - 5-1-2018